

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及其影響

——為紀念周宣德居士誕生一百一十週年暨其推動大專青年佛學運動屆滿五十週年而作（二）

◆ 劉勝欽

台大晨曦學社創辦暨發起人之一
現任慧炬機構董事

約在四十九年大三下學期開始不久忽接訓導處通知，說錢校長召見負責籌備的學社發起人，由筆者與郭兄共同前往校長室見錢校長，這是一次決定學社能否獲准設立的關鍵性會面；首先，錢校長表示：他不反對台大同學研究佛學，並說校內就有對佛學富有研究、與佛教關係很深的教授，他們有時出國研究開會，校方亦給予方便或協助；但台大是研究學術的地方，他擔心學生社團出現傳教或宗教性的活動，這些活動是不適宜的，並說他準備允許你們社團的設立，但在批准

之前有幾點要求希望你們遵守：第一、希望能更改學社名稱，他認為以「慈光」為名稱，顯然宗教意味太濃，較不適宜，希望能更改學社名稱。第二、學社設立後，研究佛學，應以學術為重，不可利用學社名義在校內舉辦有宗教儀式的活動。第三、不可請出家人到學校來講經說法。關於第一、二點，我們無異議的接受，至於第三點，我們曾向錢校長提出意見，因為學社既以研究佛學為宗旨，而出家人多佛學專才，深入經藏、造詣高深者頗不乏人，不准他們到校演講，恐對

社員研究佛學有所不足，但錢校長說如准出家人進入校園內講經說法，則牧師、神父甚至其他宗教師、神職人員，亦可援例來台校園宣傳教義，則與傳教活動混淆不清，校園將難免充斥類似傳教等宗教性的活動，殊非所宜，是他不願見到的。再三強調校內應以學術研究為重，至於同學在校外求教出家人佛法的問題均無不可云云，筆者與郭兄瞭解到校長態度明確，提出預先告誡的約法三章（「約法三章」一辭為郭兄於民國五十九年在台大晨曦學社成立十週年之紀念特刊上撰文「祝晨曦十週年有感」，提及錢校長上述三點約束，將之稱為「約法三章」，筆者在此予以沿用），足見其維護台大自由校風，兼顧學術環境、校園純淨的用心，良堪敬佩，只有表示完全接受遵守，並感謝校長愛護之德意，敬禮而退。

這幕面見錢校長的經過，攸關學社能否設立，為郭兄與筆者所親歷，除郭兄在五十九年四月

七日為晨曦學社社慶十週年特刊撰文「祝晨曦學社十週歲有感」有提到校長的上述「約法三章」乙事外，郭兄與筆者未曾以文字對外公開提及，以致外界對晨曦社，何以能獲准設立、何以長期未曾邀請佛門大法師入校演講佛法等問題有不同的揣測，甚至滋生誤會。為著讓學社能儘早獲准設立，不能再橫生枝節，張兄、郭兄與筆者認為校長意思已甚清楚，更改之名稱若再被認為富有宗教意味或色彩，後果將不堪設想，如何為學社取名，三人煞費苦心，最後由筆者提議更名為「晨曦學社」，獲張兄、郭兄同意，呈報校方，稍隔不久，即傳來校長批准設立的佳音，時近四十九年佛誕節（四月八日），晨曦社遂以該日定為社慶。衷心的盼望，終有成果，但一個學生社團之成立，須經二次面見校長，陳情爭取，並由校長親自諭知應遵守之約束，始獲批准成立，在台大確是罕見而無前例的，真是得來不易。其間有一定要創社的堅持，有接受校方更名，



乃至活動的設限的「約法三章」，這是為使學社獲准設立不得不的妥協。不論如何，在校方的規範下，晨曦學社終於誕生。得以公開活動，號召台大同學研究佛學，首開大專學生研究佛學之風氣，值得慶幸。我們三位負責籌備的人內心只有感恩，感恩台大錢校長的開明，維護台大學術自由的校風。同時也感恩周宣德居士、洪耀勳教授、李添春教授的鼓勵支持，特別是周居士關切最深。

(三) 得來不易與祛除誤會

台大是國內最有自由校風傳統的學校，當時校長錢思亮來自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也是向來被推崇為全中國最維護自由校風的頂尖大學，一個學生佛學社團之設立，竟使錢校長煞費苦心，擱置、苦思幾個月，在「准、駁」之間陷入長考，應可想見當時的困難度，若非經過，恐不易瞭解。既然獲准，因深知得來不易，亦瞭解校方所設定的底線，所以晨曦學社成立後，舉辦活動

無不嚴守校方的規範，惟恐稍有差錯踏到紅線。萬一被命停止活動，甚至撤銷社團登記，則生機盡失，前功盡棄。我們負責籌備創社的人，為維護學社永續生存下去，再三告誡社內幹部，並交代必須將校方的「約法三章」傳遞告知下去，嚴守不犯。晨曦社早期歷任社長，亦均能遵守校方的約束。周居士深知校方對晨曦社「約法三章」的經過，他幫晨曦社邀請來校園演講佛學的人，亦全為學者專家，並避開宗教性的活動，當然未曾安排出家人前來參加學社的活動，不明內情的人，也因此難免滋生誤會。周居士在台大成立佛學社後，即以台大為範例，全力推廣，鼓勵其他大專院校學生成立佛學社團，蔚成普遍的大專知識青年研習佛學的運動，積三十年以上的努力（周居士自六十歲開始推動，至九十一歲捨報往生，即民國四十七年至七十八年），全台灣各大專受到佛學薰陶的知識青年，逐年進入社會，成為中堅分子、領導

菁英，不但有信仰，而且多能踐行佛道，其影響擴大，一般人對佛教的觀感大為改變，由輕視轉為尊重，自然今非昔比，各大專院校甚至聘出家人為教授，出家人進入校園為學生演講佛學，亦已所在多有，不足為奇。以現在的狀況，殊難想像，五十年前，在台灣大專學生佛學社團設立之不易，活動受限制，甚至出家人亦難以進入校園。

傅益永居士七十八年在紀念周宣德居士文章的一段話，或可印證周居士五十年前推動知識青年佛學運動，歷經三十年，至周居士往生時的差異，並點出晨曦學社能誕生之道，及其影響。傅居士說：「自台大成立晨曦學社，歷經三十年（傅居士統計至七十八年為止）各大專社團共有七十三個，社員逾十萬人，當時曾與台大當局有一個默契——不要邀請出家師父參加校內學社的運動，直至最近他看到一份報

導，內謂不久前晨曦學社邀請一位法師演講，打破多年禁忌云云。其實，數年前台大已有一位恆清法師正式擔任教師，現在各學社請法師演講或指導，毫不稀奇，即大專畢業同學出家為僧的亦屢見不鮮，這與出家眾教育水準暨弘法活動的提昇，大有關係。但在當年環境風氣未開時期的權宜措施，却不宜用現在的觀點去衡量」。傅居士在紀念文中，指望「台大晨曦學社早期的學社負責人，能將他們的組社因緣，突破困難的經過，作一番詳細報導，留下當年的追憶，將是歷史上的一段佳話，更可以祛除一些不必要的誤會。」傅居士並說：「當初如果沒有與台大當局的默契，必將影響晨曦社的誕生，因而會牽連嗣後其他各學社的成立，果如此，歷史上的大專佛學運動，一定沒有今天的局面，對於過去二十多年以及未來佛教文化發展的影響，更是無法估計」（15）云

註 15：前揭追思錄「憶 宣公，念慧炬」一文，追思錄第217頁。



云。傅居士追隨周居士學佛，自始襄助周居士推動大專佛學運動，最具熱誠也最瞭解，在周居士出國靜養期間，曾代理慧炬兩社董事長，貢獻很大，他的這段文章真是一針見血，深中肯綮，令人敬佩，筆者本文之作雖原為紀念周居士誕生一百一十週年暨其推動大專青年佛學運動屆滿五十週年，也正可回應傅居士當年之期望，將晨曦社的組社因緣、突破困難的經過，留下當年的追憶，作較詳細的報導，有助於關心者瞭解晨曦社創社的史實，並祛除誤會。傅居士在其文中曾舉其親身經歷之實例：其一為他代表周居士至台南成功大學頒發首次獎學金，由王禮卿教授接待，為了幫成大學生成立佛學社，王教授先舉行一次座談會交換意見，有些聞風而至的人士，由於過份熱誠的發言與希望，以致引起校風顧慮，而延遲了成大的學社成立；其二是台北另一處早期成立

的學社，因為邀請了不是校方認同的人士前去演講，曾遭受暫停活動的命運⁽¹⁶⁾。由此二實例更可體會四、五十年前，周居士推動大專佛學研究的環境，殊非今天所能想像，當年台大晨曦社接受校方約束，遵守勿違，周居士為學社安排、推薦校外學者專家來校園講學，亦非常謹慎，避免誤觸校方之禁忌，不是無原因的，也因此他提倡的佛學運動乃得以在全台各大專順利展開，苦心孤詣，有非外人所能瞭解的。

（四）學社成立展開佛學活動

四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在台大校總區臨十教室舉行晨曦學社成立大會，台大教授李添春、周宣德居士應邀觀禮、致詞，並由郭兄當選首屆社長，筆者當選副社長，郭兄在學社籌組過程中勞苦功高，當選社長，可謂眾望所歸。會中郭社長代表晨曦學社禮聘洪耀勳教授、李添春教授、周

註 16：前揭追思錄第218頁。



宣德居士為顧問。旋即於五月十九日舉辦第一次佛學演講會，由周宣德居士以「佛學簡介」為題，在台大校總區對學生發表演說，周居士深入淺出，引人入勝，與會同學無不讚賞，歎為稀有。五月二十九日舉辦郊遊，周居士租借五部大型交通車，招待台大晨曦社社員及政大、師大、法商學院、工專等校熱心佛學的同學，將近二百名同學，先郊遊圓通寺，借該寺大雄寶殿，請來師大巴壺天教授講「禪趣詩」，張廷榮教授講「三個受用三種書」，中午由圓通寺招待素齋，午後到新北投中華文化館參訪，由監院聖嚴法師（當時甫自軍中退伍，回復僧籍）招待茶點，同時由李添春教授演講「宗教本質與佛教」，唐湘清居士講「佛學的基礎」，並請台北工專吳居徹老師教唱佛歌，晨曦社員度過充實愉快的一天，也是創社之初最大的一次活動，由周居士全力支援協助。這是郭兄與筆者在開始一學期內舉行的二次活動。到了

四十九年十月我們二人已升上大四，急於培養學社後繼的領導人材，並從旁繼續協助推動社務，乃主導改選，由大三的張信雄、林永發接任第二屆正副社長。十一月三日，晨曦社敦請洪耀勳教授演講「我對佛學的看法」，並備有英文的綱要，予佛學極高的評價，精湛獨到，由張泰隆兄筆記，當時《菩提樹雜誌》曾將內容予以刊載，引起外界的注意。十一月十日，學社敦請佛學大師南懷瑾居士來校演講，南居士介紹他的新著《楞嚴大義今釋》，並講了幾則禪宗公案，饒富禪味，聽者動容。十二月十七日學社邀請台大哲學系名教授方東美以「差別境界與不可思議」為題在校總區普三教室演講佛學，方教授鮮少為學生社團演講，記得是周居士帶著筆者到其宿舍力邀，靠著周居士的交情，才能辦這場演講，普三教室是階梯式大型教室，聽眾擠爆，座無虛席，且站滿通道及窗外走廊，哲學大師名不虛傳，張泰隆兄雖



在場盡力筆記，終不能如願完成，當時手邊又無錄音機，以致無法刊登發表，殊屬可惜。近閱朱斐老居士〈學佛回憶錄之二〉（載於《弘法資訊》第二十七卷第四期）有提到當天方教授演講之內容，特予補記如下：方教授首先強調佛教為宗教亦哲學，非宗教亦非哲學，他說：「佛教破除了哲學上的二元對立性，脫離現實……價值世界，達於理想，再回返到存在……所謂法界，建立其宗教的本質價值。」又說：「哲學上的『不可思議』境界，站在邏輯的分析論去分析，如遵循佛法上的信解行證的程式去做，便可達到目的。」他指示同學努力去學習做一個偉大的佛法之思想家。嗣又說明佛法上的差別境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為一立體世界，係淵源於古代印度宗教界的看法，經釋迦牟尼佛的親加觀察，才建立起一貫的完整的佛家思想體系，實為當時宗教界的一大革命，方博士對緣起說、因果律和輪迴說的來龍去

脈，剖析尤詳。明示宇宙間的一切活動，都是「業」（Karma）的因緣關係，而「無明」又為「業」的動力，亦即差別境界之所由生。鼓勵同學應依照佛理的八正道去破除無明，斷煩惱障及所知障，語重心長。

五十年三月下旬，學社邀立法委員丘漢平博士來校以「甚麼是佛教」為題演講，周居士與之事先約好，由筆者代表學社親至永和丘宅迎接來校，四月十九日，學社邀警官學校張廷榮教官來校，以「一個趣入的方法」為題，發表演說。畢業前曾委由台大學生代表聯合會之名義主辦（當時代聯會主席戴森雄為筆者同班同學），在法學院大禮堂演講，由周老師推薦佛學專家葉培馨教授演講佛學，鼓勵同學仰止唯佛陀，學習佛陀的慈悲與智慧，修養人格，完成人格（詳細日期可惜已忘），亦造成轟動。六月筆者與郭兄、張兄畢業離校，由我們三人在校期間，主辦或協辦的佛學活動，告一段落，

共達八場次之多。在郭兄與筆者擔任正副社長期間，每次活動均由我們三人自費買色紙，由毛筆字最好的張兄負責書寫海報，再由郭兄與筆者騎著腳踏車在校總區及法學院、醫學院各處張貼，藉以廣告宣傳，此一情境，張兄在「台大晨曦學社創立之機緣紀實」（刊載於《慧炬雜誌》528期）文中有一段描述，頗值回味：「晨曦學社創立之初，只有我、勝欽兄和森滿兄三人唱獨腳戲，好在有周老師為最高顧問，在幕後提供最大的協助，每次活動都親臨指導，才得如期順利，記得有一次在法學院餐廳用毛筆寫演講海報，劉、郭二兄在旁參謀，大家都忙得很晚。眼看我明天就要考生化，還沒準備好，不得不咬緊牙關在餐廳開夜車到凌晨兩點，算是平生第一遭，沒想到隔天生化考得高分，很慶

幸。」晨曦學社就是如此這般的邁出步伐，展開各種佛學活動，積極、充實而有活力。

最可喜而值得晨曦學社引以為傲的，乃是後繼之歷任社長、副社長，均能遵守校方之規範，在周居士輔導協助下，積極、活力的繼續展開佛學活動，表現出色精采，在台大令人矚目，在校外成為佛學社團之模範表率（借用周居士評語）。歷屆社團的負責幹部人才輩出，對佛學活動盡心奉獻，例如范進福師兄因讀醫科，留在學校時間較長（醫科在校七年），自四十九年至五十四年，歷經七屆，連任副社長、幹部，協助晨曦社推動佛學活動，不遺餘力，他為學社設計「無盡燈法門」的傳燈活動，於每次晚會結束前推出，莊嚴肅穆，寓意深遠，常為晚會掀起高潮⁽¹⁷⁾，後來其他佛學社團競相模倣，風行一時，歷久

註17：「無盡燈法門」傳燈儀式是由唸醫科的范進福所設計，在晨曦學社社慶或迎新晚會時，先熄燈，僅由主席或貴賓（周宣德居士常擔任此一角色）一人持著點燃的蠟燭，其他在場的人亦持一枝蠟燭，但都尚未點燃。此時由司儀唸誦《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第四的一小段：「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



不衰。其他筆者所知的，例如名學者楊惠男教授、熊琬教授、李永熾教授、余德慧教授、林政華教授，以及蔣光興、張國樑、張炳輝、林敏雄、吳明陽、鄭振煌、吳廷烈、謝有焜、廖文城、梁茂生、鄭武燦、莊振昌、陳雅惠、張澄美、范進福、陳元暉、林淑貞、簡進土、林瑞宜，均曾參加晨曦社或擔任社長、副社長、幹事等職，奉獻心力。而當時學社社員人數恆在二百人以上，或參加慧炬社主辦的活動，或前往台中參加李炳南老師主辦的慈光講座，深入進修，回校再分組研討，或請名師定期開課或學長回校指導，研

習風氣甚盛，堪謂大專佛學運動的帶頭模範生，此種盛況在創社後，維持三十年以上，只是今非昔比，不無遺憾耳。創社後前十年社史，曾由歷任社長、副社長或幹事的范進福、鄭振煌、陳元暉、楊昆生、謝有焜、廖文城等接力撰寫，留下晨曦學社光輝、感人的記錄，可資參考。至於第十一年以後至第三十年左右，社務亦甚發展，表現傑出的社長以至社員，為數更多，可惜手邊欠缺資料，無法敘及。關於筆者畢業後，晨曦社佛學活動，根據十年社史，內容精采，應有參考價值，值得在此順便加以介紹，不但可以

止於魔宮？」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減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汝等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為報佛恩，亦大饒益一切眾生。』」接著司儀續唸：「我想我們所處的社會，並不是一個光明的社會，貧窮、愚昧和罪惡，正到處漫延著，而戰爭的陰影也緊緊地籠罩著我們。這正是一個需要家家戶戶點燃燈火的時候，那麼就讓你我點起心燈，雖是小小、小小的一盞心燈，但它卻可以引燃百千盞其他的燈！」這主持人唸畢這一段叮嚀後，在場出席者合唱三寶歌，同時由主持人或貴賓將蠟燭點燃身邊其他人的蠟燭，依次傳遞點燃下去，一直到每人都點燃，滿室燈光，充滿光明，此時會場氣氛非常肅穆莊嚴，令人感動。



增進對晨曦社之瞭解，亦可瞭解四十年前佛學界大德對青年學生的熱心指導的情形，大致如下：

五十年十月十六日請師大教授許君武講演「中國文化的新動向」，五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請政大歐陽鶯教授演講「西藏的寺院與學位制度」，五月二十四日請交大李恆鉞教授講「科學與佛學」，十月十五日請周宣德居士講演，他強調大乘佛法不可只求獨善其身，必須要求普渡眾生，並說：「研究佛法必須深入，同時更應注重實踐。」十二月十五日請周宣德居士講「佛學與真理的追求」，他說：「佛學要求人們明心見性，進而普渡眾生，與儒家的『內聖』進而『外王』的道理相似，不過佛家的『內證』工夫做得更為到家，所以在入世精神的表現上，也更積極，更澈底，可以用『大雄無畏』這四字來形容云云。」十二月二十二日請本校哲學系吳康教授講「從哲學觀點談空有」。五十二年請師大張起鈞教授講「中國佛學的

輸入與宋明理學的形成」。五月二十九日請于凌波醫師（台中菩提醫院院長）講「醫學與心理治療」。十一月十一日請立法委員程滄波講「《維摩詰經》精義」。十二月二十九日請東海大學美籍客座教授韓密爾敦博士（Dr. C. H. Hamilton）講「佛教乃東亞遍傳的宗教」，指出佛教的目的在使學者皆證涅槃，而涅槃並非虛無，乃超越的精神解脫境界，是不可以言語文字描述的，必須自己親自證得云云（韓教授曾在大英百科全書撰寫「佛學」一章，並著有《佛學》一書）。五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請旅菲大德劉梅生講「佛學的宇宙觀」。十一月三日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佛學教授張澄基講「佛法的幾個基本問題」，十二月十日請顧世詮先生講「近百年來佛學在歐美的發展及其動態」，十二月十七日請卓貺來顧問講「漫談宇宙與人生」。十二月二十二日請佛學家張廷榮從本日起主講「大乘起信論」，每週一次。五十四年三月十四日請



南懷瑾教授講《金剛經》，連講十一週，於五月三十日結束，此一講座是與北部大專佛學社團聯合舉辦。五十五年二月十日請佛學專家李世傑講「原始佛學的基本思想」。三月二十三日請本校日籍教授宮地廓慧講「佛學與哲學」。五月一日請周中一先生講「心識問題的研究」。五月八日起請立法委員楊管北先生開講《四書》之「大學」，此一活動與北部佛學社團聯合舉辦。五月二十九日為歡送畢業同學，舉行聚餐晚會，李炳南大德特來參加，應邀致詞指出：「佛法探討對象在人生宇宙，認識本性及環境」，可得大自在，支配萬法，所謂萬法唯心，三界唯識，心、佛、眾生三位一體，皆具萬德、萬能，故科學可以發明佛學，而佛學足以領導科學。」並以「立定腳跟，自度度人」相勉。這一年李老居士高齡七十六歲，仍自台中僕僕風塵，專程前來台大，勉勵晨曦社同學，並留有一張與周邦道（慶光）、周宣德三位佛門居士

界大德，與范進福、林敏雄等三位同學之合照，殊屬難得。十二月一日請姚懷仁居士講「佛教與藝術」。五十六年一月十九日請本校日籍教授藤吉慈海講「禪宗與淨土」。藤吉教授首先指出禪宗為基於自律理性的自立教，而淨土則為強調信仰的他力教，禪宗注重大疑，唯其大疑，才能大悟。易言之，大否定之後，才能有大肯定，如達摩所說：「廓然無聖」，不僅否定神鬼或超自然的力量，並連自我也不復存在。所謂證悟是我人本具的真如覺醒，因而禪宗可稱為「新人文主義」。學禪者當於此塵世中，日用尋常，無非般若，當下即是，不假外求。藤吉教授繼稱，淨土特標「虔信」，最終目的也在企求證得自性清淨即法身，與禪並無差別，所以淨土與禪，修持方法雖異，實則殊途同歸。最後藤吉教授引用鈴木博士的話，呼籲人類摒除種族、地域的觀念，共同建設一個大同社會的極樂國云云，令眾多的聽講者深受感動。



三月二十四日請李世傑居士講「天台宗大意」。三月二十七日請李添春教授講「台灣宗教與佛教真義」。四月二十二日請立委董正之居士講「佛教與中國文化」。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請張廷榮居士講「唯識法相學」。十二月一日請田仁剛居士講「入門味」。十二月十五日請佛學家張曼濤居士講「般若思想之特性」。五十七年一月十九日請師大李杏邨教授講「新人生宇宙觀」，五月二十日請李杏邨教授講「禪學與理學」。十月三十日請劉世綸（葉曼）教授講「一代覺者」。五十八年請南懷瑾教授講「禪與心理的實驗」。五月十三日歡送畢業社友，請周宣德居士致詞，揭示《法句經》的偈語「身為第一，常自勉學，利乃誨人，不倦則智」勉勵同學。五月二十六日請張曼濤居士講「佛學與存在主義」。十月二十日請李杏邨教授講「佛家的人生觀」。十月二十七日請李恆鉞教授講「佛學的特色與其研

究方法」。十一月八日請許巍文博士講「一個科學者對佛學的看法」。五十九年三月十一日請周中一居士講「心經」。五十九年四月八日為晨曦社成立十週年社慶，由梁茂生繼廖文城為新任社長，編印「晨曦學社十週年社慶特刊」，由錢思亮校長親題「晨曦」二字為封面，內頁有李炳南大德親寫「一日之晨曦，一日新也。一歲之晨曦，日日新也，十年之晨曦，又日新也。日新时期斷見思惑，日日新时期斷塵沙惑，又日新則是期斷根本無明矣，夫如是儒佛之大道盡之矣。稷下李炳南敬祝」之墨寶，彌足珍貴。周邦道大德也引用歐陽竟無大師的華嚴寺聯親題「直下本來無一物，撇開宇宙縱雙眸」祝十週年社慶。周宣德居士則為特刊撰寫序文，指出十年以來，晨曦學社社員已寫過文章共達四百餘篇，發表於《慧炬月刊》或論文集者，則達一百三十餘遍之多。而自由中國大專院校相繼成立佛學社團，年有增加，已蔚成上庠研



習佛學的風氣，不能不說是晨曦首舉大纛之功，勉晨曦社員，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人類文化開闢一條康莊大道，為國家與世界建一光明燦爛的新世紀，庶不負佛陀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云云。對晨曦社的愛護、嘉勉，躍然紙上，令人感動。晨曦社首任社長郭森滿兄亦撰文「祝晨曦十週年有感」一篇為祝，在文中特別提及晨曦社成立之前錢校長囑咐應遵守的三件事（詳本文三之（二）堅持、妥協，獲准設立的一段祕辛），並稱之為錢校長對晨曦社之「約法三章」，這是有關「約法三章」之首度對外透露，惜鮮為人知，致外界仍不無揣測誤會流傳，郭兄於學社成立辛勞備至，貢獻良多，仍不忘以專文勉勵後進。其他鄔昆如教授、顧法嚴、李恆鉞、葉阿月、許巍文、呂維明等教授都以專文祝賀。專刊並附載晨曦十年社史，內容精采足以顯示學社當年之盛況，因此特予記上一筆，加以介紹。

四、晨曦學社創立之影響

晨曦學社之成立，是國內大專學校知識青年第一個以結社方式，響應周宣德居士提倡，結集校內同學，共同研究佛學的社團，無疑地給周居士帶來了信心與鼓舞，他以台大晨曦學社為範例，極力鼓勵其他大專學校的學生，倣效台大的方式，組織佛學社團，周居士不但持續對各校學生廣贈佛書，更設立獎學基金，對各校研究佛學的學生頒發學金，加以鼓勵，藉以與更多的青年結緣，遍及更多的學校，周居士穿梭走遍南北各大專院校，到處鼓勵同學，學習台大晨曦學社，成立佛學社團，很多學社參考晨曦學社之設立章程，甚至其社團宗旨完全與晨曦學社的宗旨相同，當學校當局有疑慮時，他們都會以台大早已成立晨曦佛學社團的先例，說服學校當局，准其設立，碰到學校當局較開明、較開放的都能順利援台大之例，獲准設立，遇有管制較嚴的

學校，申請設立不順利時，大都會求助周居士，周居士亦多利用其人脈，或透過各種管道，取得校方諒解信任而讓社團設立，周居士在這方面可說是傾盡全力以赴，到處鼓吹，以達成全面推動大專佛學運動的目標。

四十九年繼台大之後，即有師大中道學社、中興智海學社、台北工專慧光學社之成立，其後每年都有大專學校成立佛學社團，逐年成長，五十年周居士創辦《慧炬月刊》，成為推動大專學生佛學運動的中心機構，五十三年台中李炳南老師設立慈光佛學講座，吸引大專學生利用暑假參加研習，對周居士的推動，益增助力。台大晨曦社不但創立領先示範，社團活動的表現亦成模範，很自然的成為其他大專學校學佛青年學習的範例，台大既開風氣之先，聞風繼起者，亦如雨後春筍。根據慧炬雜誌社

之統計，截止七十四年，全國有六十四所大專院校成立佛學社團，社員人數達捌萬貳仟陸佰壹拾人⁽¹⁸⁾。

據慧炬雜誌社今年最新統計資料，佛學社之成立，在七十六年台灣解除戒嚴後達到高峰，全國共有九十七所大專院校成立佛學社團，社員超過十萬人。蔚成世人所豔稱之「大專青年佛學運動」。此種盛況在台灣是空前的，在全中國亦是前所未有。此一大專佛學運動，周宣德居士是創始者、推動者，稱之為「大專佛學社團之父」，亦屬實至名歸。當代佛學大師、法鼓山聖嚴上人在追念周居士之文中，認為「周長者也可被譽為『當代大專學佛青年之父』」云云⁽¹⁹⁾，對周居士推動大專青年佛學運動，給周居士最高之肯定與尊崇。但台大晨曦學社突破困難領先創立，首創先例，對大專佛學運動

註18：前揭文叢第27頁。

註19：前揭追思錄第108頁。



確有很大影響力，所以周居士認為「台大晨曦學社無疑是第一道衝破昏暗的光芒，為這一代青年自覺、覺他的偉大行動，開創了無比生機」⁽²⁰⁾，「國內台大在自由研究學術風氣上領袖群倫，而晨曦學社的創立光芒四射，影響所及，各大專院校聞風興起紛紛組織學社，使佛學在高等學府內，有計畫地逐步發展」。⁽²¹⁾「四十九年四月台大同學首先有『晨曦學社』之組織，這是中國知識青年自動接受佛學薰陶的表現，也是覺醒的第一步，從這一天起已敲響了時代的暮鼓晨鐘。」⁽²²⁾「自四十九年以後，自由中國大專院校在學青年，相繼起而組織佛學社團，年有增加，到今日已蔚成高等學府中研習佛學的風氣，這不能不說是

晨曦學社首舉大纛之功」。⁽²³⁾

「晨曦社成立後，影響所及，在專院校中引發了學佛的熱潮……蔚成了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這可說是晨曦社友首先倡導之功」。⁽²⁴⁾

由以上周居士的肯定，可以看出周居士認定台大晨曦學社，在他推動的大專佛學運動中，確實發揮了影響力，有起頭帶動之作用，這是台大晨曦學社的光榮，也是晨曦社友應引以為幸的，有此榮幸，祇有感恩周居士，因為有周居士在五十年前印贈《佛說八大人覺經》將佛學引進高等學府，有周居士的鼓勵與輔導，而後才有晨曦學社之創設。在周居士推動的大專佛學運動，沒有缺席，率先創立而且被周居士稱讚為：「在全國數十所

註20：前揭文叢第94頁。

註21：前揭文叢第197頁。

註22：前揭文叢第207頁。

註23：前揭文叢第208頁。

註24：前揭文叢第252頁。

佛學社團中其成就與表現最為優異。」⁽²⁵⁾則是所有晨曦社友，足以引以為傲的。「晨鐘覺醒、曦照寰宇」（周居士讚美晨曦之語）晨曦學社首先響應周宣德居士推動的大專佛學運動，而大專

佛學運動是近代教育及佛教發展史上空前的創舉，可以大書特書者⁽²⁶⁾，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固無待贅論，是則台大晨曦學社之創立，其意義之重要，亦屬無可輕忽矣。⁽²⁷⁾◎（全文完）

註25：前揭文叢第341頁。

註26：佛門大德周邦道，在前揭文叢序文（一），指出因周宣德居士之倡導，「大專學生佛學之風氣，勃然而起，蔚然而興，蓋興學以來，教育史上，得未曾有，猗歟盛哉，是可以大書特書者矣！」文見第2頁。

註27：為紀念周宣德居士誕生一百一十週年暨其推動大專青年佛學運動屆滿五十週年，有一篇「燃起慧炬五十年 佛光普照滿人間——慧炬創辦人周宣德居士於弘法利生之大業大成」之廣告文稿，筆者曾參與撰稿，經敬仰周居士之某大居士讚助刊登於九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國時報，簡要敘述周居士在台灣弘法利生的事蹟，並讚揚其功德，有如一篇周居士的簡介，有助讀者瞭解，特附誌於此：居士諱宣德，字子慎，自中年後即以崇儒弘佛，淨化人心為己任，民國四十年代，發願導引知識青年學佛，當其始也，與諸上善人倡設「佛學廣播」，以空中弘法，溥利耳根。繼而於四十七年，出資景印《佛說八大人覺經》，分贈大專學生，將佛學引入高等學府，鼓勵研究。周居士積極輔導學佛青年，組織佛學研究社團，台大晨曦學社於民國四十九年，首先成立。各大專佛學社團，如雨後春筍，前後相繼成立者凡九十七所，參加學生計十萬餘人。居士並與緇素大德，設立各種佛學獎學金，創辦慧炬雜誌社與出版社。設立及代辦之獎學金達一〇七種，歷年頒發之獎學金總額逾新台幣三仟餘萬元，受惠學生一萬餘人。慧炬月刊至今出刊五百三十二期，文庫印行逾七十萬冊，接引青年，隨分受益。繇是因緣，大專學生研究佛學之風氣，勃然而起，蔚然而興，成為世人所艷稱之「大專青年佛學運動」，至今五十週年，影響深遠，為近代教育及佛教發展史上所僅見。居士恆以出世精神，從事入世事業。平生自奉儉約，淡泊能甘，而於獎學、弘法，則慷慨解囊，傾其所有，慨捨其唯一之房產「淨廬」為慧炬出版社永久資產，復全數捐出其退休金，釀籌慧炬基金，俾接引青年學佛事業，得以垂久而弗替。綜觀居士一生，悲智雙運，弘願無窮。獎學育才，弘法利生。高擎慧炬，牖世覺迷。澤被後生，功在社稷。其積善累德，長留青史，永為後人所敬仰感念。